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已於廿七年一月奉漢口市政府字九〇六三號  
訓令業經呈奉湖北省政府准予轉咨內政部查核登記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 抗到底

半月刊

第十一期

## 總理的話

人生不過百年，  
百年而後尚能生存  
否耶？無論如何，  
莫不有一死；死既  
不可避，則當乘此  
時機，建設革命事  
業。

軍人精神教育

## 要

## 目

- |               |     |
|---------------|-----|
| 光榮的創傷神聖的擔負(畫) | 趙望雲 |
| 加強爭取勝利的條件     | 辛質  |
| 我們的抗戰力量       | 老向  |
| 過木蘭山(詩)       | 馮玉祥 |
| 當兵歌           | 鮮魚海 |
| 跨海征東(大鼓詞)     | 艾生  |
| 蛻(長篇連載小說)     | 老舍  |
| 三個符號          | 阜東  |
| 評抗日三字經        | 沙雁  |
| 我們需要一部抗戰史     | 孫晉武 |
| 難民們           | 麗莎  |
| 敵人在蕪湖的暴行      | 蕭毅武 |
| 陝公生活(通訊)      | 景林  |

南京圖書館藏



作雲望趙

● 負擔的聖神，傷創的榮光

# 抗戰宣傳準則（中宣部編製）

## 二、抗戰之方略（續）

### 第二一、長期抗戰

- （一）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抗戰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廬山第二次談話講詞）
- （二）所以戰事不發動則已，一經發動，定必延長；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因此我們大家必須同心合力，死命相拚，要萬衆一心的抵抗到底。（告抗戰全軍將士書）
- （三）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抗倭之戰爭亦一日不止，雖有一槍一彈，亦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政策，並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爲止。（對法報記者談話）
- （四）吾人自衛之決心，始終一致，雖至戰士之最後一人，領土之最後一寸，亦不稍變更初志，非俟正義確立，條約重伸其尊嚴，吾人之抵抗決不止。（對美國記者談話）
- （五）我們此次抗戰，其要旨在於始終保持我軍之戰鬥力，而盡量消耗敵人力量，使我軍達到持久抗戰之目的。（對外報記者談話）
- （六）我們唯有立定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達到民族生存的目的。（二十六年國慶日廣播演詞）
- （七）真正的勝利，必從持久奮鬥中去求，決不可僥倖而得。國際的同情，足使我們興奮，但決不可以有所依賴；我們必先自助，他人始能助我。（同上）
- （八）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將來成功亦增多一分。吾人爲國家民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雖鉅，無可避亦無可辭。（告全國國民書）

（未完）

# 加強爭取勝利的條件

辛 質

這次徐州有計劃有秩序的退出，並沒有損害軍隊的主力，而且也沒有動搖最大多數同胞對抗勝利的信念，這一件事證明了：從東戰場撤退到現在，不僅我們在軍事上，就是在政治上也有了許多的進步——雖然這種進步還趕不上日寇加緊侵略因而我們應有的速度。

從軍事方面來說，我們固然不否認在戰術上有些缺點，使我們不得不作為「不敗的退却」，譬如二十七日大公報社評裏就說：「這次徐州會戰，我們主力未曾充分有效發揮，不得已而撤退，這個事實的造成，由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二月淮河戰爭，三月臨沂戰爭，四月台兒莊勝利，皆以我方有強大兵團在敵人側背活動，構成勝利的根本條件。獨於台兒莊勝利之後，魯南二次會戰中，我方用兵，從實際力量言之，即轉入單純正面苦撐之被動的姿勢。戰線延長數百里，處處防守，敵任意擇地來攻，當之者，輒受犧牲。日日忙於局部彌補，而戰局無由好轉。儘管我方計劃甚多，事實上，幾乎重演第一期抗戰之覆轍。蓋台兒莊勝利之後，因社會熱烈宣傳而影響到前方心理，使人不敢輕易放棄一村一寨。往往一村不必要之死拚，而受相當犧牲。本來戰爭目的在求結局的勝利，不在時刻博得輿論的喝彩。」

「第二、諜報組織不夠。敵人在四月末旬，魯南二次會戰頓挫之後，其主力即轉注魯西淮北，而我前方仍過多注意於平靜之魯南。待五月五日蒙城已失，永城危急，魯西吃緊，仍難完全判明敵情，十日獲得敵作戰命令，始知敵軍主力之詳細部署，而應付已嫌稍遲。此則一方面軍事諜報作業，平日欠缺完善組織，而民衆動員尙不踏實，未能收民間諜報之預期效果。」

但是從根本上，從戰略上來說，我們徐州的退出，毋寧說是有利的，必要的處置。因為在第二期作戰的期間，我們並不想和敵人作最後的決戰。我們的目的，是在大大小小不斷的勝利中，削弱敵人的力量，加重敵人的困難，滯阻敵人的前進，爭取時間，加強並建立我們自己的力量，以備在將來的決戰中，完全殲滅敵人。所以圍繞徐州的戰爭，在我們，是戰役上的決戰，企圖在戰役中大大殲滅敵人，臨沂台兒莊的勝利，使我們部份地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在敵人，由於牠本身種種的弱點，牠是需要速戰速決的，牠決不讓我們有時間，加強力量去最後殲滅牠。所以牠把圍繞徐州的戰爭當作戰略上的決戰，想把我們的主力在徐州的附近包圍消滅，使我們再沒有力量抵抗牠。但是敵人的這種陰謀，被我們徐州的安全撤退打碎了，我們的兵力和武器都整整齊齊地退到適當地點來向敵人反攻。不僅東戰場撤退時一部份軍隊潰退的現象沒有了，而且留着強大的部隊在敵人後方和兩翼堅持運動戰與游擊戰，使敵人不能鞏固徐州的佔領。尤其有秩序的撤退，使得數十萬戰士在實際行動中更加認識了自己的力量，明白了敵人的怯懦。

從政治方面說，我們的進步反映在大多數同胞的鎮靜和樂觀上。固然，英勇空軍飛往日本散放傳單的壯舉，增強了人民對勝利的信心，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相信政府在徐州退出後，會更堅決地來進行抗戰。相信政府團結全國力量抗戰的國策，不僅繼續而且會更加強。豫東我軍的猛烈反攻，蘭封的收復；平漢、津浦沿線，山西，及東戰場敵人後方野戰軍與游擊隊的活躍，及不斷的勝利，更在事實上證明了第一點；全國熱烈地集中力量，支持抗戰，證明了第二點。

在敵人方面，暫時得到徐州，不但沒有減輕，反而加深了他們的困難。這表現在他們的內閣改組上。以軍閥與大資產者接近的宇垣成一代替了廣田作外相，向來與軍閥有勾結的金融巨頭池田成彬代替賀屋長財政，而法西軍閥荒木貞夫却做了文部大臣。這說明敵國內外政治經濟危機的加深，軍閥與財閥間的矛盾也愈尖銳，使得他不得不來緩和這個衝突，並使政權更加軍事法西化。國際方面，對敵人的抵貨運動更加高漲，敵對外貿易大大低落。但對我的同情日益增加。最近美參院外委會主席畢特門的嚴正表示：「即使中國政府僅餘蔣委員長一人，美國亦必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合法之政府！」英國下議院援助我國的討論，法對敵態度之日益強硬，蘇聯實質的幫忙等等，這都是證明國際形勢是對我們非常有利的。雖然這種形勢還不能更加滿足我們抗戰的要求和願望。

以上簡括地說明了徐州退出後我們爭取勝利仍然有利的形勢。這當然不是說，因此我們可以鬆懈一分。相反地，我們只有應該更加千百倍地努力，才能利用這仍然有利的形勢去爭取大大小小的勝利，使我們順利地進到第三期抗戰。

怎樣去努力呢？爭取勝利的條件是多方面的，現在只能就與退出徐州關係最密切的幾點，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就是更確定地去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前面所引的大公報社評的一段，證明了這一點的重要。特別是中原會戰中，河南地形是不大適於作陣地戰的，更要把運動戰與游擊戰提到最高的地位。同時因為地形的缺陷，更要利用地形所能給的條件，在重要據點上作必要堅固的陣地工事作準備。至於游擊戰最重要的條件，是生長在民衆中，而不是純粹依靠地形，更要用各種形式動員民衆，武裝民衆，廣泛地和敵人作游擊戰爭，使在全河南的平曠的地區上，建立起活的人的山，比地理上的山更為堅固，更可依據以為活動！

第二，就是爭取時間，以現有的抗戰部隊作基礎，建立高度國防性的統一的新軍隊。這些軍隊要有堅強的民族意識，受良好的政治教育，並且逐漸地全部新式武裝起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證第三期抗戰的最後勝利。

第三，在第×和第×戰區，××兩司令長官領導之下，河南民衆的發動，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當然這種成績還需要繼續發展，才能給敵人充分的打擊。別的不說，單就幫助軍事一點來講，譬如諜報工作，如大公報所指示的，就因為民衆的訓練發動不夠，而成爲使徐州退出的戰術缺陷之一。動員和組織民衆這是要在全國範圍內（包括敵人佔領的區域）積極進行的一件事，由於目前徐州退出後，我們必須充分準備中原的大會戰，我們覺得這個工作在河南是特別地重要。

自然，爭取勝利的條件還很多，我不能在此列舉；就是如何有計劃地去加深敵人內部的矛盾，去促進國際對我的同情和幫助，在此也都不能一一地詳述了。

# 我們的抗戰力量

老 向

我們抗戰的力量有多大，不經實驗，日本軍閥不知道，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現在，經過將近一年的抗戰證明，我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

九一八夜，暴敵不費吹灰之力奪去三省，誤認中國軍隊都是不抵抗，因而估計在兩週之內，他便能摧毀中國的一切軍事設備而制我死命。我們自己也備極危懼，覺得力量渺小得可憐。及至經過一二八的上海抗戰，日本軍閥對我們的估價提高了，然而也只預算頂多兩個月便可以打倒我國。所以大膽的邁進，既得對河察北，又復侵略華北，進窺中原。然而事實證明，日本那樣浮誇的估計我們，又是錯誤了。淞滬抗戰，表面是我們失敗，實際使我們認識敵人的力量不過爾爾，四個月血戰，他並沒有佔了便宜；同時我全國團結益堅，抗戰益力，因為越打我們的自信力越強。

「南京陷落，中國該屈服了」，日本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有這樣的信念。世界人士也有許多人這樣看法。事實恰恰相反。我們最精銳的部隊，損失了多少萬是不錯的，我們有一切物質上的消耗也不假，然而我們的領袖立刻宣言繼續抗戰，全國民衆一致擁護領袖抗戰到底。物質與軍隊的補充，較之戰前，有過之，無不及。是幾乎這個奇蹟，日本軍震駭了，世界人士也有許多表示吃驚。

越打我們的力量越雄厚，成了鐵的事實。第二期抗戰的軍隊，大部分是受過短期訓練的新兵。這些新兵是由兩萬萬壯丁中抽出來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仍然在後方準備着。這一小部分

壯丁略受訓練之後，送上戰場不但能守，而且能攻；不但能攻，而且能硬攻硬打。我們的戰術戰略都大有進步，連日本人也不能不驚服。我們每一個士兵都有了深刻的民族意識，濃厚的國家觀念，與夫激昂的抗敵情緒，這完全出乎敵人的意料之外。津浦線上，屢次給敵人以重大打擊；台兒莊之捷，殲敵逾萬，俘虜累千，證明着什麼？證明我們抗敵的力量是無窮無盡。

南京我們撤退的時候，武漢幾乎動搖，這是半年以前的事實，大家應未忘記。這次徐州撤退，武漢絲毫未改常態。爲什麼能這樣？因爲人人相信長期抗戰，只求敵人多多消耗，我得最後勝利。一城一地之暫時放棄，是勝利途中應有步驟。全國上下，一致相信我們的領袖，相信我們的軍隊，相信我們抗戰的力量日益增強，相信徐州撤退是戰略的關係。果然，五月二十七日我們克復蘭封，把土匪原的精銳部隊殺得潰不成軍。

然而蘭封克復，我們雖然喜悅，並不驚異。即使蘭封再失掉了我們也不驚異。我們有無窮的抗戰力量，一定能打得敵人叫我們屈膝。

看！敵人原來估計着兩週可以打倒我們，現在完全另打算盤，也要準備着長期戰爭了。最近的內閣改組，便是這準備的證明。但是同時也證明着他對我們的力量估計又提高了。終有一天，會使這些愚蠢的傢伙承認中國不可輕視，事實會說明我們有無窮無盡的抗戰力量。

五月二十八日於漢口

# 過木蘭山

馮玉祥

路過黃陂縣，  
我行荆楚間。  
縣北六十里，  
地有木蘭山。  
下有將軍墓，  
其廟在山巔。  
山北有廢城，  
唐時名木蘭。  
我閱黃陂志，  
木蘭傳一篇：  
木蘭本姓朱，  
生於大唐初，  
母親姓趙氏，  
父親名壽甫。  
木蘭貌端凝，  
修飾非所願，  
心志極孝純，

讀書最穎悟。  
悲歌慨以慷，  
烈士之風度，  
對鏡自顧影，  
良書時展讀。  
流淚長太息，  
愧爲女兒故。  
突厥入寇來，  
全國大點兵，  
父爲千戶長，  
軍帖有姓名，  
催書紛紛至，  
緊急如火星。  
可憐父年老，  
體弱難遠征。  
長兄名全思，  
有弟名孺生。

弟幼兄已死，  
無人代父行。  
木蘭時方織，  
長嘆把機停，  
毅然自請去，  
誓作女英雄。  
改服男子裝，  
鞍馬整束成，  
易名朱真烈，  
踴躍赴軍中。  
殺敵不可算，  
連次斬敵兵。  
貞觀三年時，  
身在李靖營。  
李靖攻突厥，  
久久未立功，  
木蘭獻宏略，  
自帶五千名，  
苦戰數晝夜，

九死得一生。  
寇軍卒被殲，  
國家遂太平。  
出征十二年，  
功成還朝廷，  
朝廷賜尚書，  
木蘭不受封。  
乞馬回故土，  
長跪見爹娘，  
乃脫軍中衣，  
改穿舊時裝。  
從者相慚顧，  
方知是女郎。  
自此承親歡，  
安樂度時光，  
享年九十歲，  
英名永播揚。  
赫赫朱木蘭，  
女中好模範，

保國衛民族，  
 不讓男子漢。  
 方今新時代，  
 男女原一般。  
 倭寇逞兇狠，  
 全國起烽煙，  
 救國神聖責，  
 男女當共担。  
 四萬五千萬，  
 全體抗暴殘，  
 倭寇必打倒，  
 民族方安全。  
 我過木蘭山，  
 心中深有感，  
 望我女同胞，  
 速即起來幹！

二七，五，十八。

2/4 F調 (精神) 當兵歌 鮮魚羊·洗星海

$\overline{6 \cdot 1}$	5	$\overline{6 \cdot 1}$	2	$\overline{5 \cdot 4}$	$\overline{3 \cdot 2}$	1	—
當	兵，	當	兵，	快	快	去	當兵！
$\overline{5 \cdot 4}$	$\overline{3 \cdot 2}$	1	2	$\overline{5 \cdot 4}$	$\overline{3 \cdot 2}$	1	—
國	家	興	亡	是	我	們	的
							責
							任，
$\overline{6 \cdot 1}$	5	$\overline{6 \cdot 1}$	2	$\overline{5 \cdot 4}$	$\overline{3 \cdot 2}$	3	—
我	們	少	壯	有	力	來	救
							亡！
$\overline{6 \cdot 1}$	5	$\overline{3 \cdot 1}$	2	$\overline{3 \cdot 2}$	3	$\overline{6 \cdot 1}$	2
爲	了	家	鄉，	爲	了	爹	娘，
$\overline{5 \cdot 4}$	$\overline{3 \cdot 2}$	1	—	$\overline{6 \cdot 1}$	5	$\overline{6 \cdot 1}$	2
我	們	到	前	你	做	主	力
			方！				兵，
$\overline{3 \cdot 1}$	2	$\overline{6 \cdot 1}$	2	$\overline{6 \cdot 1}$	5	$\overline{6 \cdot 1}$	2
我	當	游	擊	軍；	大	家	一
							條
							心，
$\overline{5 \cdot 4}$	$\overline{3 \cdot 2}$	1	—				
趕	走	日	本	人！			



# 跨海征東 (大鼓詞)

艾生

狼心倭狗太狂瘋  
妄想着 中華錦繡城  
永定河邊騰殺氣  
蘆溝橋畔砲連聲  
華南華北逞強暴  
奸辱婦人殺壯丁  
毒狠敵機投彈慘  
不分村鎮一齊轟  
中華自古多俠義  
文化高超愛和平  
軟的不欺硬不怕  
區區倭寇敢行兇  
青年戰士上前線  
掃蕩強敵不放鬆  
南口山頭爭奪戰  
賊兵死滅八千零  
在山西寇埋伏中  
兵損將折糧餉空  
上海展開白熱戰  
敵屍無數江邊扔  
魯南我把暴敵掃  
台兒莊大捷揚名  
倭寇自誇空戰勇  
那能比 空軍奇能  
二一八兩次中空戰  
啊呀呀 可憐蟲  
倭寇飛機太低能  
一架一架火燒紅  
好似 鷓鴣跌落地  
好似 炮眼照眼明

且不要表倭寇空  
軍丟人又喪胆  
先說說 大中華  
鐵鳥隊 跨海征東  
散傳單 百萬份  
只吓得 日本軍閥胆戰又心驚  
原來是 閻面目兇  
騙欺他的人民把我攻  
軍閥說 民不進步  
不團結 比還要鬆  
咱們進兵兩個月  
佔了河北佔廣東  
有長江與黃河都歸咱  
們日本  
然後再把世界征  
咱們日人貧物產  
本地小 中國遍地金銀銅  
到了 咱們先拾舊  
北平 宮殿 那裏邊 玩數不清  
山西的煤礦儲富  
江浙的大米產豐  
總而言之 一句話  
一到中華變富翁  
日本民衆被欺騙  
洋船裝載往西行  
可憐是 跳離日本  
運回去 個骨灰瓶  
中華大國仁義重  
上天之德本好生

不忍得日本人民

蔣委員長施恩情

五月十九下一令

命令空軍到東京

此去不許投炸彈

發散傳單啓愚蒙

曉諭軍閥要仔細

炸毀東京非不能

空軍健兒得命令

無限歡悅露笑容

半夜子時準備好

一隊鐵鳥騰上空

鐵翅乘風呼呼響

十萬馬力如雷鳴

男兒得遂凌雲志

報國不辭萬里程

俯視大地起白霧

頭上星斗耀光明

遙望失地山河壯

好似見寇正行兇

好似見無數老幼被屠戮

好似見多少婦女囚囚籠

好似見各處都有好軍隊

保衛祖國苦戰爭

空中健兒不住想

寄語全國好弟兄

收復失地咱們大家幹

掃除倭寇共担承

尺地寸土不放棄

筆筆血債要定算清

不表健兒多感想

迎面吹來大海風

氣蒸大海多雲霧

飛機遇霧黑咕咚

空中飛將舵把定

騰雲駕霧直向東

少焉月出東山上

日本三島在望中

到了東京天未曉

時針正指三點鐘

日本天皇正作夢

夢見漫遊南京城

夢中睡獅好玩弄

睡獅一吼把他驚

驚得他身出冷汗

醒來一聽怪物鳴

連呼左右無人應

只吓得戰兢兢

赤着身子往外跑

踢到痰罐響叮咚

兩腿發軟門兒絆

一跌跌了個栽葱

膝蓋磕得疼難忍

鼻子摔得血冒紅

那時候首相近衛他還沒覺

正在設法把姓百藤

他說是中國沒有飛機隊

就是有一半架三五架也萬萬不會飛到東京

近衛的陰謀沒有想安

忽聽得中起怪聲

左右人等慌忙報

相爺呀不得了

料不着想不到

中華鐵鳥到了東京

近衛一聽嚇了聲

這可活活把人坑

昨天我還天皇稟

中國沒有一架飛機能飛行

事實證明不是那 教我怎樣把話明  
 別的不管先逃命 離開官宅遶草坪  
 順着大街快步跑 看見市民亂沸騰  
 中國飛機低飛下 紛紛紙片往下扔  
 市民爭搶傳單看 急壞了近衛和公  
 指揮巡警舞短棒 痛打市民不留情  
 整個東京亂成一 燈火管制了黑城  
 防空司令手脚亂 空中亂射探照燈  
 砲手亂發高射砲 我機飛去如流星  
 日本軍閥名其妙 哪來的一隊神鷹  
 不投鐵彈投紙彈 紙彈原比鐵彈兇  
 不言軍閥亂猜想 再說中國衆神鷹  
 提高機頭向上挺 美妙陣勢列高空  
 長崎大坂都飛到 安然無恙透歸程  
 神聖使命已達到 健兒天上互慶功  
 都向隊長舉手賀 隊長答禮笑盈盈  
 碧浪萬頃朝陽起 祖國大陸放光明  
 山光青遍江南地 長江帆影隱約中

乘風健將來得快 武漢不遠面前迎  
 來到機場往下降 五十萬人來歡迎  
 各界獻花齊道賀 初次遠征成大功  
 繼續努力把國救 仁德感化對愚蒙  
 飛將答禮說不敢 這都是 的氣量宏  
 軍樂奏出凱旋曲 各報號外忙報童  
 捷音霎時傳世界 各國人士齊讚稱  
 他們說 這證明 大中華民國大風 仁  
 五月二十八日於漢口

蔣弼主編  
 戰地半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本期主要論文：關於士兵寫作  
 怎樣培養士兵中的文藝幹部  
 關於士兵創作  
 「這也可以寫在文章裏麼？」  
 士兵與作品  
 恐懼病  
 士兵中的文藝工作  
 泰安附近的游擊隊  
 中國有沒有法西斯蒂  
 已死的與未死的

適夷 胡風 吳組細 奚如 魏孟克 以羣 蔣弼 張天翼 黑丁

（每冊國幣八分）

漢口民生路一街二十五號  
 三戶圖書社經售



## 第八

(1)

「老易和老曲怎麼還不回來？」厲樹人搓着手，一邊念道一邊來回地走。他失去了平常的安穩與鎮定，幾乎是粗暴的明嘍：「他們簡直不懂什麼是團體生活！不管別人怎樣着急，他們總是慢條斯禮的；這不定是在哪裏遇見了熟人，瞎扯瞎扯，扯起來沒有完。看吧，也許今天還不回來了呢！急死人！」叨叨了一陣，他失望的焦急的坐下，咬住嘴唇，大眼睛裏放射着怒光。

「不用等他倆了吧？」平牧乾柔和的商問。

「你可不能走！」洗桂秋握緊了牧乾乾的手，而後對桂秋說：「你勸勸他們！你給他們出個主意！勸勸他們！」

洗桂秋實在也不願意看牧乾乾隨着他們走。不管她是去作多麼有意義的事，只要是隨着樹人們去作，他就覺得不舒服。他不承認這是嫉妬，可是他心中此時確實沒有什麼別的情感。他很願意留下牧乾，而把男的們趕了走，但這又不大好開口；他只好泛泛的敷衍一下：「我看大家不必這麼忙吧。至少也得等他倆回來，再商議商議。凡事都須詳密的計劃一番，

這是一；你們在這裏，若找不到別的事，我至少可以出錢教你們辦一個刊物，這是二。無須乎忙！」

「救國的事要馬上作，考慮只是減少了勇氣。今天早上我們若都被炸彈轟碎，現在我們還想作什麼嗎？先下手的為強，別等一事無成，而身子已經粉碎，這是一。辦刊物沒用，字不是鉛印。老百姓不識字，城裏的小市民識字而沒有讀刊物的習慣。即使退一步講，文字有牠的用途，牠也不能比得上親口去對老百姓講親身作給同胞們看。這是二。」厲樹人一氣說完。立起來，向金山說：「我們不能再等。」

「你們到底上哪裏去呢？」桂秋想往起立，可是半中腰裏又坐下了。

「到前線去。」厲樹人把聲音压低，看了牧乾一眼。

「幾個人去有什麼用呢？」桂秋微搖着頭，露出惋惜的意思。

「凡是不想賣力的，總以為別人賣力是愚蠢。」金山的眼釘住了桂秋的臉。

桂秋不想反駁，只高傲的一笑。

「這樣好了，」樹人對桂秋說：「我和金山先走。等易風和曲時人回來，請告訴他們找塔西打去。」

「那麼我呢？」平牧乾的臉板得很緊。「你們以為我不敢去，胆兒小

「她似乎還有許多話，可是不能暢快的說出來。」

「你願意去，當然就一塊兒走；小姐請別生氣！」金山幽默的想把她逗笑。

「你不能走！」桂枝幾乎要哭出來。沒等牧乾回話來，她把臉轉向桂秋：「給他們快開飲！」她想大家吃過飯，也許就不這樣發怒了；沒有好東西在肚裏，男人們是好開脾氣的。

「謝謝，」樹人勉強的顯出很規矩。「我們到外頭買幾個饅餅就行，沒工夫吃飯了。牧乾？」

「走！」牧乾的臉上白了一些。「走！反正沒東西可拿。」幾乎是粗魯的，她由桂枝手中抽出自己的手來，她的話可是很溫和：「桂枝，我到前方看看去，假若辦不了，我回來找你；我家裏老少男女的生死存亡，都不曉得，我就拿你當個親妹妹！」

桂枝落了淚，心中可是並非不舒服。牧乾這幾句話使她感到異常的親切，一方面說她心中充實了一些，因為這些話不像她所聽到的交際虛套子那麼空泛；另一方面她也感到了戰爭的迫切，因為假若牧乾肯留在這裏，她便想不到遠處正有戰爭，也就不便關心了。現在牧乾決定要走，桂枝想像到遠處的戰場，而這戰場恰恰又是牧乾所要去的地方，她覺得這是值得驕傲的事。她不再攔牧乾，而低聲的說：「好，你走吧。你若是受不了，就趕緊回來，我等着你！」她轉臉對桂秋說：「給他們點錢！」

樹人見牧乾肯走，心中不由的高興起來，言語也客氣了：「我們用不着錢。這兩天的擾擾——好，不說什麼了。」

「你替他們拿着！」桂枝塞到牧乾手裏幾十塊錢。「他們男子寧吃虧不輸氣。」

牧乾笑着點了點頭，把錢收在口袋中。

(2)

離開洗家，他們三個好像剛出了籠兒的鳥。四外很黑，他們的眼前却是光明。晚風很涼，他們的頭上却有的是汗珠。忘了家庭，忘了顧慮一切，他們披着肩疾走。他們沒有話可講，肚中的飢火與心中的熱氣，燒起眼中的光亮。有個小荏蕩，他們遇見個賣油煮雞蛋的。牧乾借着挑子上的油燈一點昏沉的光兒，檢了十五個蛋。個個人以為隨便的拿幾個就好了，根本不用細細檢送。他終於去找堵西汀。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不肯暴跳的命令她，催她快走。及至牧乾把蛋輕巧的遞給他，他似乎纔明白過來，嗚，她是個女的！這教他忽然感到一種喜悅，頂純潔的喜悅。

金山接過幾個蛋去，沒說什麼，臉上也掛出幾絲笑意，先把一個最大的蛋剝開，塞在口中；沒法動轉，他纔又掏出半個來，沒敢教牧乾看見。

他們走得慢了，心裏都很痛快。把雞蛋吃完，纔又加快了腳步。

湖上街九號是個不容易找到的地方，他們又不敢多打聽，轉了有二十多分鐘，纔把他找到——與其說是找到，還不如說偶然碰到的妥當。

雖然還差幾分鐘纔到九點，堵西汀可是等得已十分不耐煩了。見着他們，他的瘦臉上非常的難看。可是一聽他們說話，他馬上沒有了氣；青年人的語聲，對於他，好似有一種魔力，像音樂似的能使他快活安靜。他匆忙的給他們寫了介紹信，誠懇的告訴他們作事的方法，而後神秘的把他們帶出城去，送到火車上。假若他們不是那麼熱心的想到前線去，他們簡直可以想到堵西汀是個騙子，不定把他們拐到什麼地方去呢。可是他們沒有懷疑他，他的行動越顯着神秘，他們就越佩服他，就越覺得他們的工作有意義。

在路上，他們告訴他易風和曲時人沒有回來。他馬上指出來，在陰城隍便弄一兩個人並非什麼奇怪的事。這使他們憂慮起來。可是堵西汀立刻

答應下去探聽他二人的消息，而且把洗宅的地點，借路燈一點光明，記在小本兒上。看兩個朋友的姓名都被堵先生像畫符咒似的畫下來，他們的心安定下去——他們是多麼信賴他呀！

(3)

可是，在堵先生還沒有聽到什麼消息的時候，曲時人已受了很大的委屈。

不知是爲什麼，這回他們把他送到了特務處——一個進去容易出來難的機關。

在這機關裏，沒有是非，沒有曲直，而只有毒刑與屠殺。在這裏，有錢的可以買命，沒錢的便很快的什麼也沒有了，早早拉出去槍決是省事省飯的辦法。

曲時人莫名其妙的被拿進來，他只覺得臉上發燒疼痛，不曉得他應當幹什麼，和他們要教他幹什麼。他一點也沒有準備，連應當對他們說什麼也沒有想一想。他以為如若他們問他，他實話實說就是了；把實話告訴了他們，他們必定會馬上釋放了他的。自挨巡警的打，自然是件不公平的事，可是他們若能馬上放了他，他就不便再說什麼。傻乎乎胡胡的，他只顧想快快的出去，回到洗家；臉上的浮腫或者正好作爲談笑的資料，根本用不着要求賠償，辯清了是非。

可是，剛一進門，腳鍊便絆住了他的腿。他的胖臉上立刻改了顏色。爲什麼？他不曉得，也不想問；急，氣，懼，使他的腦中旋轉開了。他忘了一切，只渺茫的覺得不妙。

這裏過堂很簡單，只有兩個人審問；曲時人的身後倒有四五個粗壯的漢子。有錢，那兩位審官的話便是赦令；沒錢，他倆的神色便是刑罰——那幾個大漢是最會觀察神色的猛犬。

兩個審官都是高個子，一個的頭是尖的，另一個的頭滾平。尖頭的有一張白臉，臉上沒有什麼威嚴，可是很愛說話。平頭的沒有什麼話可說，只那麼方方正正的坐着，彷彿自己承認沒有發言權，而又不能不拿出相當的身分來。尖頭的愛說話，而且很滿意自己的話語。他每說一句稍微俏皮一點的，尖頭頂便像教堂的塔尖似的向上指着，細眼睛半閉起來，而後用手慢慢的擦一擦腦門。

「嘔！尖頭頂的嗓音很尖銳，沒有一點水音。」革命黨，你是？你沒看準了地方，這是陰城！」

「我不是革命黨，我是流亡學生。」曲時人綿羊似的哀叫着。

「革命黨都是學生！」白臉上閃了一道笑光，尖頭審官極快的看了平頭審官一眼。平頭審官穩重的，如有所悟的，點了點頭。

「我是很老實的學生！」曲時人彷彿是對自己說呢，小聲的講。

「你老實？我是反叛！」尖頭的用肘拐了同伴一下。平頭的又點了頭。尖頭的向大漢們瞟了一眼。

「幹什麼？」曲時人隨着自己的喊叫，已躺在地上。鞭子落在背上，疼到骨髓。他左右的擺動，而滾轉不了，腿上的鎖鍊不許他翻身。只有透骨的疼痛，電似的走過全身，他不能思想，不能逃避，不能反抗，把口按在土上，只狂暴的呼號，啊！啊！啊！一陣鞭子，背上失去了知覺，全身的筋肉要抽縮成一團，他的胖臉貼在了地上，昏昏沉沉的只剩了些呼吸氣兒。幾大口涼水，由大漢的口中噴在他的臉上，他睜開了眼，從新感到鑽心的疼痛。疼痛刺激起生命最後的掙扎，他咬上牙，涼汗與涼水順着臉往下流。他在一陣陣疼痛之間，把心橫起，要決定一些什麼。可是剛要得到個近乎是心思的東西，疼痛馬上把他的心迷住，本能的要呼號。在一陣較長的迷亂之後，他忽然狂怒起來，怒氣挺住了疼痛。把牙咬得更緊，無

可再緊，他把生命所能拿出來力量都拿了出來，抬起頭，睜開眼，把兩個審官看得很清楚：「我說，我是很老實的學生！我說，你們倆該千萬別！」

「再擡！」這回是平頭的下命令，氣度非常的宏毅，彷彿是為打一個流亡的學生而得罪了尖頭的同僚也在所不惜。

一直到正午，曲時人沒有完全清醒過來。

(4)

堵西汀來見洗桂秋。他是洗宅的奇異的客人。洗桂秋的財產使他脫離不開陰城的老社會，他的思想使他常有些新人物來拜訪。可是，他從來沒有招待過像堵西汀這樣的人。堵西汀曉得洗桂秋是個闊公子，洗桂秋知道堵西汀是個好學鬼，彼此這樣的知曉，所以不希望見面。他們倆像貓與狗那樣不能相容。堵西汀最討厭理論掛在口上而逍遙自在的人，洗桂秋不能明白永遠用全力對付一件事的人到底有什麼用處。可是爲了曲時人，堵西汀低首來求見他所不喜歡的人。爲成全一個人，作起一件事，他不懂得什麼叫臉面。他永遠以事情的有益與否判斷他的行動，他不爲自己的榮辱思索什麼。

見了洗桂秋，他的瘦臉上的神氣非常溫和，連吸煙也是慢慢的，不那麼連三併四的狂吸了。

「你的一位朋友，姓曲的，在特務處受了委屈。我來告訴你一聲。打得不輕！」堵西汀慢慢的說。

「我得去救他？」洗桂秋皺了皺眉。他不是狠心的人，可是他真怕麻煩。動作使他不能安心，心不安他就容易犯頭疼。

「非你不可！」堵西汀微微一笑。「我要是能去，我早就把事辦了。你知道，我去了只有陪着受刑。」他笑得更開展了一些，極亮的眼裏發出一

些和善而幽默的光來。

「怎麼辦呢？」洗桂秋知道這件事是義不容辭，但是決不願意費心思去爲這種事細想。若是別人給出主意呢，他可以捏着鼻子去跑一趟；要是連辦法都靠自己籌劃，那就真許引起他的自殺的念頭了。

「很容易，」堵西汀已知道了桂秋有意要管這件事，不出的把話聲提高了些，由客氣漸變爲誠懇親切，他覺得桂秋並非完全可感了。「送過一千塊錢去，告訴他們曲若是你的親戚；你若是不說他與你是親戚，一千塊大概還辦不了事。你不用自己去，寫封短而十分客氣的信，連錢帶信一齊送去，立等把人帶回來，我想他們不敢再說別的。」

「把他帶到這裏來？」

「隨你的便。不到這裏來，就到醫院去。」

「我跟妹妹商議商議看。」

(5)

曲時人被抬到洗家。胖，他並不很結實。這次的毒打，致他有四五天昏沉沉，爬在床，一動也不動。偶爾睜開眼，他只會說：「打！打！打吧！」

洗桂秋幾乎不敢過來看他的朋友，他怕看血。可是他給曲時人講來最好的西醫。雖然不肯獨自到病房去，當醫生來到的時候，他却老立在門外。聽到時人的胡話與呼號，他不由的哆嗦起來。過了一會兒，他止住哆嗦，狂吸着香煙，差不多是失了常態。他不大想什麼遠大的問題，在這種時候，却只顧慮到朋友的苦痛與安全。他的心熱起來。使他莫名其妙的是當曲時人搬來的第三天，特務處的那個尖頭的官員，提着兩包年陳日久的餅乾，和兩瓶糖精對井水的葡萄酒，來看他，解釋那個小小的誤會。洗桂秋把禮物扔在門外，請尖頭的人趕快出去。他平生沒有作過這樣粗魯失禮

的事，可是作過了這一回，他不但後悔，而且感到未曾經驗過的痛快。

他本想僱用一名護士，可是被桂枝攔住了。她自己願意伺候曲時人。說真的，她並不歡喜時人；但是從牧乾走後，她時時想到：拿自己和牧乾一比，她簡直沒有任何生命的樂趣。再說，當曲時人的熱度高到口中胡說的時節，他不是喊易風，便是喊牧乾。桂枝想去代表牧乾，使自己也有一個好友，像一般的青年男女一樣。她知道伺候病人是件苦事，可是必須勉強去作；在伺候病人的時候，她感到不能忍受的麻煩，可也體驗到整伏在心間而沒經施用過的人情與熱烈。因為她肯這樣服侍別人，她也就覺出別人的可愛。就是曲時人這樣的傻頭傻腦的人，也有可愛之處；可愛不可愛吧，至少致她不再那麼空虛——她心中有了人，手上了事，精神和身體都有了着落。

在曲時人睡穩的時候，她輕輕的給他用蠟毛巾擦臉，有一次，她竟自吻了他的唇門與口。曲時人昏昏的睡着，什麼也不知道，可是她的心跳得極快。大半天，她不知怎樣纔好，一直到曲時人醒過來，要水喝，她纔安下心去。

過了一個星期，時人的熱度退淨，顯出極度的軟弱。桂枝的手不斷幫他的忙，幫他轉動身子，餵他水喝。她非常的高興，快活。

曲時人心中清醒過來，咬定牙根，不肯再咬嚼一聲，雖然身上還很疼痛。他變成另一個人。還愛叨叨，可是叨叨着另一些事了。這條命是檢來的，以後這條命還須這樣血淋淋的送掉。他強迫着自己不思念家鄉，不想將來的生計問題。要是作事，起碼也得作像殺掉那兩個審官一類的。背不能動，他常常用手輕輕的切着床邊，殺！一切老實和善的念頭都離開心中，殺敵，或殺漢奸，成了固定的願望：身體算什麼呢！

他懶得對桂枝說話，可是桂枝對他的愛護，使他不由的吐了真話：「我

什麼也不想，只想快好了，再去流血！」

「時人，你可改了脾氣。」桂枝低聲的說。

「皮鞭抽在身上，就沒法不想把肉變成鐵！」

「恐怕連我也變了一點吧？」她得意的一笑。

時人細看了她一會兒。她的臉上沒有抹胭脂，眼圈沒有塗藍，穿着件布衫，一雙薄底鞋。她大大方方的立在那裏，腰並不像平日那麼扭扭着。

「你也變了點！」

## 敵機轟炸廣州的教訓

敵機轟炸廣州已經有無數次了，最近這幾天更是濫肆投彈，死傷了平民不知多少，毀滅的財產更難統計。我們痛恨敵人，世界也痛恨敵人。

但是痛恨只是抵抗的動機，不是抵抗的本體。我全國人民應該超越痛恨，而真實的拿出力量來抵抗，真正予打擊者以打擊！

多少有錢的人，一聽見風吹草動，立刻覺得天要塌下來了，趕緊提包挾裹到碼頭或是到車站。殊不知敵人的飛機現在能飛到中國任何一角，無一處是世外桃源。丟了大半的精華地帶了，我們要再不徹底的掏點兒本錢抵抗暴敵，那便是天生的劣種，情着作亡國奴好了。

廣州是中國的財阜之區，廣州是中國的革命策源地，經敵機再三再四的轟炸而無止境，一定使所有的人痛恨到萬分。希望能以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趕緊把力量集中起來，撲滅敵人的兇鋒。以廣州的力

量編練保衛廣州的鐵鳥隊，似乎不是難事。

同時，每個都市如漢口重慶長沙西安都應以廣州為鑑，急起防止敵人的濫炸。防止的方法，是把敵人要炸毀的財產拿出一部分來作防空的建設。

事態緊急了，你不要以為敵人的炸彈不落在你的頭上。



## 三個符號

阜東

在一個黃昏的傍晚，我吃過晚飯，匆匆的跑到病房去，開始這六點至九點的晚班工作。接班的時候，同事告訴我：「第一病室有三個重傷的健兒到割症室開刀去了，請你特別注意他們！」

這是醫院中的工作規則，凡是交班的時候，須得將重病病人的情形詳細告訴接班的人，以免疏忽。

不到七點鐘，開刀的三個抗戰健兒都一齊抬回病房來。他們蒼白的面色，呻吟的聲音，使我的心情頓然感到十分緊張。有兩個是從腰上取了子彈出來的，傷勢較輕，休息了一會兒，我給了他們一點稀粥喝，安慰了他們幾句，他們慢慢的躲到睡鄉去了。

睡在第四號病床上的第三個健兒情形非常的惡劣。他是大腿根上受了重傷，潰爛得範圍很廣，醫生把他的下部整個的刮了去。他蒼白的面孔上，綴着那豆大般的汗珠，微弱掙扎的呼吸着。我立在他旁邊，叫他，安慰他，給他拭去額上的汗珠，他一點表情也沒有。

我試着看他的傷口，伸出手，又縮回來。我並無所顧忌，我依照平時的經驗，不便違背病人的意思。他入院已經十天了，每次當我們女護士要給他換藥，他無論如何不肯。他說：「請你們諸位小姐不要來，我的傷口在；有他們男醫官就夠了。」他說話非常的和藹而有禮貌。給他遞一口水，他總得說：「謝

謝你！」護士們沒有一個不喜歡他。現在，他昏迷了。我看他那種沈重的樣子，不管一切，硬揭開他的被窩去檢查，啊呀，傷口的血，不住的向外流。我立刻到辦公室去，給醫生打電話，報告這種不祥的情形。醫生吩咐我給他注射生理鹽水。我把粗長的針尖插在他的大腿上，他那失去知覺的皮膚，絲毫不感到痛苦。

半小時後，鹽水注射到他的身體中，也發生了相當的效力，他的神志恢復了，睜開一雙失神的眼睛看着我。我給了他兩調羹白開水，他感激得眼淚在他那兩隻深陷的大眼裏閃爍，斷斷續續的聲音，低微的喚我，對我說：

「小姐！我的傷太重了，大概沒有什麼希望了。」

「不要着急，好好的養息，不久就會好的！」我明知道他說的話不錯。但是我如何忍得說：「是，你沒有希望了！」

我想給他一口稀粥，他搖一搖頭，又輕輕的說：

「請你把我枕下的一封信遞給我！」

我把信從他枕下抽出來，交給他。他那顫抖的手好容易纔把它握住。他緩緩的嘆了一口氣，又少氣無力的對我說：

「小姐，這是我寫的一封信。還莫有寫完。我的家，在河北保定府李家莊。我死後，請派費神替我家裏寄去。請你寫上：我是病死的，不是當兵陣亡。因為小姐，你知道，我的家早被日本鬼子佔領了。寫上我是掛彩而死，日本鬼子檢查出來

會連累我的父母！」

「你家裏有太太嗎？」我問他。對於病人，本不應該這樣絮絮煩煩的同他說話，可是，他是臨危的人了，我願意他多有幾句遺言。

「太太？」他似乎吃了一驚。他說：「唉！管不了許多。我還有三個孩子呢！我家裏原是富家，自我祖父就在關外開荒，賣苦力，苦作了四十年，積了有三十多頃肥田，九一八後，日本鬼子把我們抄了家，說我們是義勇軍。沒有法子，逃進關裏老家，老祖父活活的氣死了。我在前年，瞞着我的父母，背着我的老婆孩子，到保定當了兵。我準備把東北收回來，把祖父手創的家產收回來，再告訴我的父母。現在，我實在不願意就死……」他的熱淚流下來，我的熱淚也遏止不住。

「喂！小姐！我還有一件事要託你。」他說話更氣促了，神氣也有點兒急燥。他把頭左右扭了一扭，似乎尋找什麼。他說：「枕下還有三個符號，請你給我！」

我再摸他的枕下，果然有一個破舊的報紙包，打開看，那裏邊有三個「上士」的符號，我小心翼翼地交給他。他細看了好一會兒，檢出一個來，說：

「這是我的。那兩個是兩個同鄉的。我們三個人，一同由故鄉出來投軍，都在機關槍連。這次在上海打日本，他們倆在搶敵人的機關槍的時候一齊陣亡了。當時我就把他們的符號取下來收存着，單等抗戰勝利之後，我好去替他們的妻兒領一點撫卹金。不想：時間不久，我也受了傷，我的符號也得同他們的放在一塊兒了。但是……唉……」

「請你休息一刻好不好？你養息些時，定會復原，不要多用心思，專心養病吧！」我明知道這些話對他無效，但是教我說什麼呢？他似乎也沒有聽見我說什麼，仍然緊握着那三個符號，斷斷續續的說：

「這三個符號交給誰呢？」

同志，你不必為這個擔心，你相信我，把這三個符號交給

我。我替你們交醫院院長保存着。我們抗戰勝利之後，收復了失地，再把這符號送給你們的家裏。你安心養息，這點小事，我替你辦！」我這樣說了之後，他沈默着，沈默着。我幾乎疑心他是信任我了。忽然看見他淚如泉湧，抽抽噎噎的說：

「這些麻煩事兒，我只得……唉！我本不該麻煩你，小姐！不過……」

「沒有什麼，同志！你們替國家服務，吃了這麼大苦，我們應該為你們服務。無論你有什麼事，只要我辦得到，請你不要客氣！」我說着，替他把眼淚揩了揩。

「謝謝你！」他還沒有忘了禮貌。「這三個符號，到了我死之後，請你一併拿去！」他說着，又看那張破報紙。我知道他是要好好的包起來了，我替他包好，交給他。他緊握着那紙包，又說：「等我死後，這件事拜託了！」

我再安慰他幾句，要去看別的病人，他又叫住我：「小姐，我太感激你了，我口袋裏還有六角錢，也請你拿去。這六角錢不是我的，是我那兩個同鄉的。請你同這符號攔在一塊兒！」他說話的聲音更低更弱了。

我一切都答應他了，他點一點頭。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十分可怕，一陣陣的發紅，呼吸也微弱如絲。我知道這位愛國健兒轉瞬要離開人世。我的心顫抖着。勉強替他打了一針強心劑，結果無效。最後一刹那，他用祈求的眼光望着我。

天正下着暴雨，好像為這位為國犧牲的健兒流淚！

我本來到了下班的時間，但是我願意親自使這位忠勇鬥士得到最後的安慰，我替他換上衣褲，看着工人把他抬到停屍房去。我取了他緊握的三個符號和那六角錢，冒雨到院長室去交代清楚。

寄語那位長眠的勇士，你告訴我的我都替你辦了。只是，那三個符號還沒有法子交給你們的家裏。但是，不久我們一定會收復失地，使你們的父母知道有你們這樣忠勇的兒子。

二十七年六月三日於漢口

# 評抗日三字經

沙雁

抗戰前夜的中國文壇，猶留下兩個未曾解決的問題：是關於偉大的創作問題，是關於通俗文藝的製作問題。前者，現在我們不必提它，且談通俗文藝的製作的問題。

通俗文藝的製作，方法很多，但大家注意的，却特別是舊形式的應用，所謂「舊瓶裝新酒」這一點。

本來，在多樣的文藝形式下，可以儘量予作家們以寫作時的便利（表現時的便利），這是一些也不錯的，尤其在戰時的中國，需要「文章入伍」、「文章下鄉」的今日，我們寫作的人，的確也迫切的感到，對於一字不識的廣大民衆，除了在運用所有的舊形式之自由的範圍下，去作直接間接的灌輸外，事實上祇有束手的。

我這麼說，並不是反對好的優美的容易了解而普遍的新形式的產生，我的意思是說，當着通俗文藝的製作的問題未經正確的解決，所謂新的形式未經產生而應用之前，無論如何我們一筆抹殺舊形式的功用，這是絕對錯誤的。尤其在這抗戰的中國的現階段之下，喚醒民衆，起而抗戰，鼓勵士氣，掃蕩敵寇的宣傳工作，是絲毫不容忽視的。

雖然有些人在大聲急號的說：舊瓶是裝不了新酒的，我們得

衝破形式主義的錯誤，以我們偉大的時代之現實為內容，由優美的偉大的內容，來決定我們優美的偉大的新形式。但是，他們儘管這樣的呼號，抗戰已經九月，在這期間是否曾產了什麼易於普遍，容易瞭解的通俗作品及其形式嗎！

關於這，事實會說明一切的。筆者在這裡不願嚙嚙。

因此，我就想，我一向主張的充分的運用舊形式：京劇，大鼓，彈詞，雜曲等等的製作式樣，這，一點也沒有錯。尤其在今日事實上，更給我以有力的證明。

舉例說：茅盾，木天，鄭振鐸等主張利用北方流行的大鼓，老舍主張大鼓之外，京腔亦可嘗試，而提出文章入伍、下鄉的老向，更隨時以各種雜曲為試驗，從這一切上所告訴我們的是什麼？是當前的現實，已使每個注意通俗文藝的理論者沿着現實上的要求，走進個別試驗的階段了。

在這一段中，我們不能否認有不少好的作品產生，有不少用舊瓶裝着的新酒出來，然而，筆者在那許多許多好的作品中，我更發現了老向的「抗日三字經」。

老向的這一形式的運用，是非常聰明而深深的把握了中國的現實環境的。

我們知道，中國的教育水準低，而一般的識字教育，這更簡直等於零。因為在中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大眾中，請問有幾個是識字的！

當然，我們說中國的農民全部是文盲，這話有點不通，但其中有一些所謂識字的人，這又頂多限於進過幾天「私塾」，讀過一本三字經，一本「百家姓」，和一本油鹽醬醋的雜字本千字文之類而已。準此，我們可以知道在這種情形下去努力抗戰宣傳的工作，就委實太難了。這項工作也太艱巨了。但是唯其如此，我們的任務也越大。

老向一向是一位從事通俗文藝運動的文藝工作者，他基於平素和民間接近的關係，他知道了那些東西是人民能瞭解，可以普遍的，因此可以發生力量，同時他也更知道了什麼是民衆不接受，實際上也不容他們接受的。他先把握了這一點，這就奠定了他寫作通俗文藝的成功條件。

抗日三字經的寫作，不用說是用了流傳在民間最廣的三字經的形式。這一形式的運用，是聰明的，過人的，成功的。因為三字經雖然它的本身是一本描述中國歷史輪廓的東西，但它却具備了容易朗讀、背誦的條件，這條條件為一切地方性的雜曲、小調所不及，亦較一切歌謠之類的東西受人歡迎。

作者採用了這一形式，把英勇抗戰的一切史蹟，透過作者個人的意識，并其抗戰的情緒，緊張的，悲壯的，熱烈的寫出，這實在使人讀了激動。

我們打開了抗日三字經的初頁，作者一直的把歷史上忠心愛國的故事激動着你，這些故事又多半是在民間流傳最廣的，所以，當你正陷入史的意境中時，作者非常靈巧的，經濟的又把引入實現中的環境來，這樣，他一直不讓你的情緒冷，或鬆下來，這一點確實的被作者把握住，成功了。

此外，作者為了幫助讀者易於明瞭起見，更插入了侯子步，汪子美，張文元，趙望雲，高龍生的畫，這更成為該書的特色。這本書，雖然只是短短的幾百句，但他對於整個的抗戰宣傳上的力量，將是不可忽略的。

筆者所看到的是第三版，根據這書末的記載，三版已銷了四萬七千本，這一銷行數字，在中國貧乏的知識界，是一種值得大筆的事，筆者最後除了向該書的作者謹致敬佩之意外，並向國內各民衆宣傳社團，鄭重的推荐，這本書是最好的宣傳讀物，希望這本書能先做了我文化界文章入伍下鄉的急先鋒。

馮玉祥先生題簽

## 抗日三字經

老向先生編著

本書第三版加印彩色封面，改善插圖，紙張，及版式。除原有老舍先生序文，更有盛成，王平陵，趙清閣諸先生作序。三版存書無多，欲購從速。定價每冊一角。

漢口民生路統一街廿五號

三戶圖書社出版

# 我們需要一部抗戰史

孫晉武

我們的抗戰到今日差不多已經一年之久了。

全世界的人們都在注意着這個戰爭。他們之中或許不乏卓越的史家正在從事于觀察和蒐集之工作，準備再寫一部新的「世界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爭」。

反觀我們自己，却有些慚愧。抗戰史的編纂工作直至此刻尙未開始。

也許有人以爲，這在戰爭時期中本屬不急之務。實則不然。先不必說，及時地把握住我們這一代人們的艱苦鬥爭的精神以及抗敵建國的史實，如實地紀錄下來，以遺示後代的人們，是一種如何重大而必需的工作罷。只就眼前說，我們不是要作國際的宣傳麼？不是要鼓舞激發更熱烈的抗敵情緒麼？不是要人們更深切地認識抗敵建國的真理麼？這一切都指示出抗戰史的編纂同樣爲目前所急需。

自然，我們自己的歷史家決不會輕忽他們的職務，而讓這空前的重大史實空空從眼前滑過去。他們或許早已默然各自進行起這個工作。但是，這工作的規模太偉大了，不是單獨的個人力量能于短期間內完成的；這工作的對象本身——中華民族在其自救自立的鬥爭中所表現出的英勇的精神和行動——太偉大了，不是單獨的個人力量所能把握；所能如實表現出來的。

我們需要一部巨大的，集體的，綜合的創造品。這部創作應

該具備如下之特徵：——

(一) 提綱挈領的簡史，讓給單獨史家去擔任。我們所需要的這一部首先在數量上須與歷史本身之偉大相稱。抗戰以來，我們已有很多光榮的戰役，使世界戰史增加了新的篇幅。牠們每一個都足以寫爲專書。因此，材料是異常豐富的。

(二) 文藝創作的興趣目前在非文藝者的大衆之間已迅速地、普遍地發展起來。這個事實使得我們有完成一部激盪激尾的集體創作之可能。這樣的集體創作不僅僅是說在編寫成書時自很多的作家和史家共同執筆，更重要的是，牠所需要的史料大部分是由參戰者及種種以不同方式捲入戰爭的人們用創作的方法提供出來的。這樣的集體創作具有一個爲任何其他方法所不能企及的優點，即：由立在歷史主流中的人物自己去寫歷史，結果可以獲得更大的真實性。

(三) 這部創作必須同時是科學的，又是藝術的。近代的史家似乎過分將注意集中于科學的分析了，結果他們只作到了敘述與說明，另一方面却忽略了更爲重要的表現。這一點亟需文藝者來補救。Herodotus和Timo-dides的戲劇式的敘述容或不合現代的史家之脾味，但在表現歷史的動態一點言，他們其實是最成功的。

很久以來，我們便呼喊爲甚麼還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然

則以這樣方法產出來的作品可否算是偉大的呢？

爲了產生這個即使目前也被需要着的偉大作品，文藝作者，翻譯者，歷史家，以及畫家，木刻家應該立即組織起來，成立一個抗戰史的編纂機關。

這個組織第一步先要在前方的軍隊中，後方的傷兵收容所，難民收容所中，以及各地外僑和其他各色各樣的人物之間，徵集史料，請他們寫出他們在這次戰爭裏所作的和所見的一切。當然，此外與戰爭有關的種種文件，紀錄，通訊，評論，和圖版照片等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步是擬定全部的編纂大綱，並將蒐集到的材料加以科學的整理，分類，和排比。

第三步就是根據那些材料，依照規定的計劃，實際從事寫作。這部分工作需要很多卓越的作者共同担任。在寫作時，表現原理是應該特別注意的。不然的話，所得的結果也很有可能近似過去部隊中所編出的那種乾燥而又無意義的戰史。于此，我以爲，作者可被允許自由地運用其豐富的想像和敏銳的直覺，至于最大限度。必須如此，我們的抗戰的真正精神才能充分地，如實地顯示出來。這樣作或許稍嫌主觀，但並不妨事。我們自喜在這戰爭中是立于和平，正義，與理性的一方面，因此，或者可以這樣說：我們越主觀，便越逼近真實。

抗戰差不多已持續一年之久了。牠給我們堆積起巨大數量的史料，足可供我們寫出十幾個厚冊。今後，戰爭仍在繼續，我們的編纂工作也要和牠一同進行着。

但這只是抗戰史編纂工作的主要部分而已。此外還有兩種同樣重要的附帶工作：

其一、參加戰爭的種種人物所提供的自傳式的或記敘式的種材料，其中當不乏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這類材料應該特別選擇出來，彙集爲小叢書。

其二、爲了國際宣傳，更應該從所蒐到的材料中選取有關日寇暴行的種種文件，紀錄，圖片等，整理起來，予以客觀態度的系統的描述。藉此可使國際間澈底明瞭這個自命爲東方的近代化國家軍隊在中國是正在怎樣野蠻地兇殘地進行着摧毀正義和人道文明之任務。

抗戰史的編纂工作大致不外上述三種：（一）抗戰史；（二）抗戰史料叢刊；（三）國際宣傳品——這可以隨意給牠一個名稱，如「日寇在華之暴行」等。

當這幾項編纂工作積極進行起來時，翻譯者和畫家們也就有他們的工作了。翻譯者要將業已編成的東西擇要譯成各國文字——第三種編纂物自然是要全部翻譯的。至于畫家和木刻家則應各自用他們的特殊的藝術的手段和方法表現我們的抗戰這同一個題材。

我們對於這一部東西雖然不敢過分奢望，一定要牠成爲國際上有名的，權威的巨著；但至少總希望全國的卓越的作家，歷史家，和藝術家們能夠集中力于此偉大的工作，而使其成爲現階段的我們的文化發展之最高的表現和成果。

我以爲，只有這樣才算得是真正的集體創作。這樣的集體創作並不是怎麼新奇的東西。我們舊時的修史便是採用同樣的方法，所差者，範圍較狹，精神也有些兩樣。至于現代的實例則很容易舉出來：不是別的，就是那蘇聯作家們在已故的高爾基指導之下于最近才完成了的「內戰史」。

五，一二，于武昌。

# 難民們

麗莎

一連幾天都落雨，地面潮濕，陰暗的殿頂，垂吊着串串的塵網，猙獰的菩薩就倒在他們前面，我覺得有一種幽微的呻吟漾在他們之間。

他們將近百人，從宜興逃來；當無錫，常州的砲聲，清晰的從太湖傳過時，他們還沒動身，有的是記筆職業，有的是留戀田產。

話很難懂，無法多談，有位葉先生畢業於中央大學，任宜興中學的教導主任，能說一口南京話：

「當戰事吃緊時，消息都中斷了，沒一張新聞紙，南京，蕪湖的無線電也收不着；謠言一天百起，一時說快到了宜興，一時說無錫，常州還沒攻下，人心惶惶，逃走還是呆住，都不能決定，就這樣拖拖延延，直至×××夜晚，敵人便衣隊突然圍來，捉住鄉長，又槍殺一位小學教員，大家才倉惶逃了出來。」

動身時原不只百人，受老弱的拖累，七日七夜才到蕪湖，剛遠遠瞧見禮拜堂的塔頂，迎面遇着我方撤退的××軍，才知蕪湖已飄揚了敵人的國旗，再折轉至南京，南京又火光冲天，燒殺不堪。他們就東西亂竄，終於取了最艱難的道路，由青溪急

急渡江，從安徽徒步至湖北，沿途流離顛沛，飢寒，疲憊，使葉先生至今提起來，還悲痛滿面。

「逃時，在黑夜，一夥人逃出多少，流落多少，全不曉得，單是我們這一批，就越走越少，到一處有一處的流落，婦女小孩流落最多。」

葉先生一家逃出五口，大哥種田，他教書，三弟開店，四弟學木匠，此外，就是他一個失了母親的小孩，他們住在一起，濕地下，鋪着陳草，草上拋條鵝黃緞被，這是一點富裕的痕跡，深刻表現出他今昔生活的對比。

廟曲折多破屋，難民前後雜居，生活無條理，又空虛，洗後的破衣爛褲到處亂掛，小便唾液滿地，病已在牠們間開始，腥紅熱盛行，在我去的前幾天，據說先後有九個小孩，結束了他幼小的生命。目疾也很普遍，有位中年婦人，兩眼直像燒焦了，紅辣辣酒杯般兩大塊。看着她一張一閉痛苦的样子，我眼中也像含了砂粒。

「頂苦的是無事做，成日睡睡坐坐，怪難受，像害病，又像掉了魂。」

葉先生這樣告訴我，別人也有同樣感覺。

## 敵人在蕪湖的暴行

蕭毅武

因爲無掉了一條腿，所以留在風聲鶴唳中的蕪湖。留着？不如說遺棄的更切實些！像我這樣的傷兵，有四百多是在敵人刺刀尖下結束了他們的生命！抗戰期間的病態，這是表現得最明顯的一個時期。但却給了我一個更深刻地認識敵人兇惡面孔的機會。

是四號吧，十二月裏，敵人的飛機來大事轟炸。最苦的要算太古碼頭的一隻剛由漢口開到的客輪，和在蕪湖上的一部分有錢階級。轟炸蕪湖，早兩天就有人傳說着，可是都有點將信將疑。雖然敵人到廣德，迫南京，但人們都覺着隊伍這麼多，不會的。捨不得這份家私，雖然是一個盆子，罐子，都是那麼親切而值得留戀。是的，街上以及每一個村落裏，都塞滿了各色的人羣。蕪湖不啻似金城湯池，誰也沒想到她卻是一塊沒有壓過的豆腐，就這樣很輕易的送給了敵人。雖然我們知道，蕪湖在那種局勢下，對防守者是一個死地，但這樣無聲無臭的吃個啞巴虧，的確是使敵人反宣傳最有利的條件。

說這話，已到十號了。一個沉重的暗影壓在每個憑着命運的人們的心頭。「好歹你快來吧！不管結個什麼果，總可讓這下通下通心放下去。」有些人這麼想着。專員公署，保安隊，中國兵，早溜了。「日本兵來，我們都是百分之百的良善順民，誰當主子，給誰納糧。準可保天下太平。」豈不知來的不是人，而是一羣失了人性的野獸啊！殘殺姦掠，也就這樣開始了。

一個陰暗的下午（十號），每一個人的心頭都像壓着一塊鉛似的，每

他們臉帶着瞋睡，眼光暗淡，飯吃得飽，原因不在飢餓，而在精神無憑依，無托寄。這痛苦是極嚴厲的。

問他們準備怎樣，回答說：

「吃難民飯。」

「吃完了呢？」

這就無話可答，兩眼定定，又移向遠方。前途的渺茫這時才想起。

最令人忘不了的是這段情景：

一個黑暗的角落下，發出嬰孩劇烈的哭叫，還夾着一種蒼老的無可奈何的聲音。這嬰孩才四五個月，哺乳的母親在黑夜中失掉了，快七十歲的祖父背了他來。

祖父吃難民飯，他受一個慈善婦人乳汁的施捨，這天那婦人沒有來，餓得怪叫；祖父嚼一點冷飯，點點喂他，他不吃，狂顛小屁股，頭脚一伸一伸。祖父看見我，乞憐似地瞧着，老眼慢慢湧上淚。

這情景特別令人痛心，最可憐的是老小兩代，將自己的前途病生存，安排在人家的施捨上！

他們雖然不是囚犯，但有囚犯的悲寂；不是傷兵，但有傷兵的苦痛，不是殘廢者，但和殘廢一樣無希望，無前途。他們綜合了一切的不幸，是最值得同情的一羣！



一個角落裏都是那麼寂靜，但同時有一部分流氓放下了搶來的贓物，拿出了預裝的紅粉（燕湖人稱日本旗）旗子；還有像一塊血灑在白布上的袖章，胸章什麼的，狗一般畏縮的向東門那方面走去，一致的，每個人都有那麼一掛不勞而獲的鞭炮。這是來討主子們歡喜的那麼一羣狗彘不食的忘八且——漢奸！同時野獸們也有一百多，首先進佔了來和會，屋頂插上太陽旗，和十三洲的美國旗，及藍白紅的法國旗，互相飄揚着。我真痛心，在中國土地上，看不到中國旗，這是多麼可恥的事啊！敵人更癡笑着，「勝利呀，這是勝利！」

爲了要顯示「皇軍」的威武，漢奸首先禮狀。這是在歡迎後歸去的二位漢奸，他倆是抱着太平無事的心情，同時也可說是想去拍馬拉籠拉籠，他真沒想到敵人是那麼胆小和不客氣。他倆大搖大擺的走近了「皇軍」的視線下。

「你——你——」沉重而拖着長長尾音的不純粹的中國話叫出來了。自然而純熟的舉起了三八式。

「老總！我——們——」

「砰！」還帶炸的，完了一個。那一個擡頭就跑，鬼子的彈藥是不吝惜的「嘶——嘶——卜！」又倒下一個。同時還補上幾刺刀。最後還割下兩顆狗首示威，寫着「敗殘兵」。

雖然是僅僅經過一個很短的時間，漢奸們却因此寒了胆，都躲起來。以至到「林副領事」來到以後，方始又活躍起來。

說起這個姓林的，不能不使人感到過去我們官廳的無能和敷衍。他在無潮經商，據說有五六年歷史，與地方上流氓和一部紳士都有相當往來。流氓們有什麼危險的時候，他可以庇護，而對一部紳士們，則又盡量的援助，如敵方的私貨傾銷，及大量的食米出售等。同時在他們的口中，

探詢各種重要的情報。我想官方不一定不知道，而多方縱容他們，以至于成此局面，這是一個極大的教訓。我更願意提及的是現在還有一部分民衆，是在他的庇護下寄居着的，在長街中國銀行裏，這種施小惠的懷柔政策，是最厲害的一種啊！他是一個很壯健的中年人，一撮日本鬚嵌在黧黑的臉上，有點像我們的山東老哥，中國話說得蠻流利的。他的手段最爲陰險，好多小孩子被他騙定了！好多青年被他槍殺了！姓林的！我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小子！瞧着吧！

屠殺得最厲害的是最初的七八天。很少數是被刺刀馬刀殺的。只要食指一動，他既可練習射擊，又可減去危險。最後他們發現這是一羣無抵抗的羔羊，所以他們就玩出許多的花樣。現在把我所親見親聞的寫出幾件。

吃馬糞——這是很普通的一種開玩笑。你給他作過工以後，他把你按在馬糞堆上說：「你你——吃——好的——大大的好的。」假使你稍露不悅之色，那不容氣，輕則一刺刀，否則使你肢體分家，也或許在他喊着「開路！開路！」（即讓走之意）之間，給你幾個冷彈。

吃雞或雞蛋——他們因爲講不好中國話，所以多用手表示。而這類工作多係老人家替他辦。「你——你——」先叫你注意，然後用手左右平伸，上下擺動着，「撲！撲！」這是雞。若是用手再比一圓圈，這就是蛋。有一次他向一個同胞要現洋，也是比一圓圈。同胞意謂是雞蛋，給他拿了十幾個，但他把雞蛋收下後，又用手槍打死了，說他不誠實。還有許多老人家，因爲填不滿他們慾望，終於喪在刺刀尖下。至於豬牛那種無法離戒的東西，是早已宰殺清淨了。後來敵人多派漢奸，在我方偷運豬牛肉及雞蛋之類。

請你洗澡——這是我目擊之事。在太平年，這正是最熱鬧的時候了；然而不，這裏正鬧着會使你不相信的悲劇。雖然是在距這悲劇產生地不遠的

無湖街，還唱着未忘掉的揚州戲，但誰有心去看呢？天曉得，這悲劇真真實實產生在這江邊。事後還聽到同樣的事，不下數十處。這深印在我腦子裏的一副慘象，是永遠不會泯滅的呀。是一個嚴冬的早晨，雪已經有一尺那麼厚，屋檐下掛着的冰燭，差不多有一顆步槍彈那麼長，院內僅存的那一棵芭蕉樹被西北風吹得擺呀擺的，向外看簡直不像是個有活動物的世界。但時而可以聽到稀疏的槍聲。這時有一羣倒運的同胞，內中有兩個老婆婆，一個老爺子，還有兩個小孩，那個頂小的是個小姑娘，他們蹣跚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在覓尋生路。突然，在一間茅屋下，跑出來兩個野獸，又是「你——你——」的，他們這些流亡者習慣的也是本能的舉起了雙手。是的，他們受到這樣的遭遇不知幾次了。兒子媳婦還有滿臉鍋灰的姑娘，都如過網似的走過去，就剩了這老的小的總認爲不要緊了，誰知却被送到江中去了。

「老爺！我們是難民哪！南京來……」

「你——你——南京！」鬼子們忿恨了南京碰了一個永不能忘的大釘子，在采石磯又遭了強烈的殲滅戰；在一陣噼噼叭叭的聲中，決定了這五六個同胞的命運，手勢比着叫脫衣服，「洗澡——洗澡」，小姑娘先被拋到江心，小兄弟接着被刺一刀，都無可奈何的噙着眼淚脫下已經濕透了的棉衣，在生死關頭上，已忘掉了什麼是寒冷，終於在兩把刺刀尖下，在鬼子們得意的捧笑中，走進了我們的長江呀！我憤恨着痛哭，在一個異國人的同情安慰與鼓勵下，我止住了毫無益處的淚。幹！不死都得幹！你打去了我的腿，但我還有兩手呀！

支那美女，門票兩元——在鳳宜樓那個旅館門口，經常的露着幾個獸兵，這是漢奸們一種巧妙的應付辦法。裏頭一部分是妓女，還有另一部分是被漢奸及日兵強擄來的良家姑娘。因爲這種設施是有一命令的，所以

比較上尚有秩序。敲鑼後，持着票對號入室，再聽着敲鑼，即行由後門跑去。這個錢以十分之三給維持會，以十分之五付給皇軍，剩下的這一點算她們的生活費。天曉得，就這一點還有好多人來揩她的油。說到這裏，也許有人以爲姦殺事件會沒有了吧，不！一點也不。敵人的獸行還是隨時隨地的都有。雖然門口貼着「不準擅入良民住宅」的條子，但顯然的，「憲兵」是約束不住這一羣野獸，何況每一個鬼兵，都有搖身一變而爲憲兵的可能呢。許多姑娘們，甚至七八歲小妹妹們，都不得不剃去了頭髮，而同時却有許多年青人又不能不養起了頭髮。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却留著鬍子。但是留著頭髮，却又有被指爲學生的危險。筆者在此期間，也不得不唱華容道了。蕪湖！這個啼笑皆非的地獄呀！

敵人的暴行，是罄竹難書的。總之蕪湖的同胞被殺是已有一個確實的統計了，在四千六百左右。這是卍字會的報告。這只是死在街市上的，還有困斃在地洞裏，及每一個陰暗角落的，尚不知有多少。這些以婦孺爲最多。至于近郊的村落的死亡者，更無法統計了。例如東北鄉官斗門附近七八個村落，因爲三個敵兵的失蹤，而屠殺了全部的民衆，更放火燒了所有的房屋，在街上如是從未間斷的燃燒着。毀滅吧！蕪湖！毀滅吧！這侵略者的獸類！

不，我還想着那個活潑可愛的女郎，十二歲的小玲兒。

「排長！我不出去，鬼子們，沒大沒小的！」掛着無可如何的淚珠兒，我失神的望着她，我感到無限的慚愧，軍人是負着什麼責任啊？小手撫摸着這木棍的腿，我哭了。

小玲！等着吧，總有一天，我送你一把你所常見的鬼子們的刀。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於第一軍傷兵醫院

# 陝公生活(通訊)

景林

四月二日我們終於到了延安，這是一個很小很窮的城，在它舊的基礎上到處貼滿了合乎新時代的標語。

「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護蔣委員長堅決抗戰到底！」「擁護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的徹底實現！」是所有這些標語的中心口號。

延安城里奇怪的是看不見一個長衫，這里除了穿短衣的老百姓，就是穿軍服的同志們，而且無論老百姓，或是各機關的工作人員，誰都有一個符號，清楚地標明他的任務，守城的衛隊對於進出城門是要清查盤問的。

現在延安是相當在前線上了，但同時它現在是全國學生集中的地方了，這里有不少學校，例如抗大，陝公，魯迅師範，魯迅藝術學校，延安師範，黨校，通訊學校，摩托學校，魯迅小學等等，尤其是抗大和陝公，每校都有兩千以上學生。過去在中國各地的學生，現在不約而聚在這兒，所以陝公的校歌第一句即說：

「這兒是我們祖先發祥之地，今天，我們又在這兒團聚，民族的運命全扭在我們雙肩……」

延安簡直是個學生世界了，街上是學生，山上是學生，河里洗澡的也是學生，這更有不知多少學生在大道上正向延安步行前進呢！因為每天平均到延安來要入抗大陝公的有五十個人左右，所以這里特為此設了一個「陝公招待所」和「抗大招待所」，專門給初到的人暫住，等够了一個大隊的人數(200-300)就把他們編了隊，從招待所搬進學校去。

抗大的學生現在有四個大隊，現正在編第五個大隊，他們散住在城里各

地，一部分已經遷到瓦窯鋪去，又一部住在離延安十里路的一個鎮上。陝公現在恰好是第二期學生畢業，共畢業十一個隊(每隊約一百二十人)，第三期將在五月中廿日左右開課，並且預備在三次縣(即柵邑縣)辦一個分校，招收二三千個新學員。

這一期陝公學生，原定受訓期是三個月，但實際上是提前畢業了，最多的只有八個星期，還有新編的隊只有五個星期。這樣縮短時間，在學校當局也是不得已的，因為第一外面需要大批的工作人員，不允許我們長期在後方學習；第二，因為學生驟增了幾千，這個小小的延安城的糧食漸漸沒法供給了，我們在這兒雖然整天吃小米，但因為陝北的食糧少而貴，比西安的大米價錢所差無幾，第三學校為滿足外邊廣大的需要，決定在三次縣辦分校，那邊糧食比較豐富，可以多收學生，因此這是僅有的幾個教員，就要到那邊去，於是這邊便不得不提早結束了。

我因為來得晚，編入十一隊，總共只有四個星期，就舉行畢業典禮了，但是就以我自己所經歷的，已經充分地認識了陝公這個學校的特質，這是一個全國，甚至可以說全世界特有的學校。從表面上看來，陝公的學生是最不拘束，最隨便的，例如，它不像抗大，沒有一律的制服。所有的同學都穿着他們過自己的衣服，有全國各地各界各形式的裝束；但一方面他們的學習生活都非常有精神有紀律，站起隊來或是唱起歌來特別的整齊精神，而且一切工作行動都極力求其集體化，例如在自習時提倡集體讀書，在討論會上力求每個人對所有問題發言，陝公的校訓是「忠誠，團

結，緊張，活潑」，一般地說來，這個校訓是做到了的。

每一個同志在隊公的環境里，都是坦白爽直的，把一切在別的情況下常見的虛偽和別的壞習慣壞影響，很快的克服過來了。尤其是在小組的「檢討會」上，每個人一點不隱瞞地把自己的弱點說出來，並且誠懇地接受同志們對他的批評。檢討他在這時期是否克服了某些弱點，這樣澈底地發揚了同志們「自我批判」的精神，和我們過去在學校里各人自己讀死書的情形起了大大的改變。這是達到校訓的「忠誠」最好的方法。

為發揚同志們團結的精神，隊公盡力提倡集體學習，集體生活，甚至於我們有集體到河里去洗澡洗衣服的運動。並且有同學們自己組織的團體和工作，例如學生會，同學會，遊藝晚會，民先隊，管理廚房的經濟委員會，管理讀書的救亡軍營，宣傳隊等等，都是幫助同學們無論在學習中，在生活中，養成團結精神最好的辦法。

緊張活潑是很難做到的，我們看見過去學校的學生，不是太用功變成讀死書，即是太活潑變成胡鬧，而隊公才是真能做到這一點。為了學習生活緊張，我們有「檢討會」，「競賽委員會」，「突擊運動」，這是一種新的，革命的競賽制度。使每個同志自覺地積極起來。我們的中心口號是「保證八小時學習」，「反對生活上的自由主義」，「貫徹兩星期的突擊競賽」。例如十一隊感到自己有散漫的傾向，集合時不如別的隊迅速。又在集體學習和討論會上都有缺點，於是大家決定發起一個兩星期的突擊運動。並且規定突擊的對象是：

- (1) 爭取聯合站隊迅速整齊
- (2) 充實討論會
- (3) 健全小組集體學習

三個任務。那末，先由隊部(包括本隊的隊長，副隊長，學生

會主席，競賽委員，里面除隊主任由學校指派，別的一概是從同學間選出的)，作一番政治工作，向同學們解釋現在本隊有發起突擊運動的必要和突擊運動的內容和意義。最後，他問同學：「我們要不要突擊？」「要！」同學們像獅吼一樣地一致回答。「我們要不要努力做過突擊任務的完成？」「要努力！」二百二十個口又像獅吼一樣高呼。同時在標語上，在壁報上，我們都看到了關於十一隊突擊週的鼓勵。經過這一番政治工作，突擊週便開始了，每三天有一次突擊成績的報告和檢討，發表最近三天里十一隊中那一個分隊，那一個班(每隊有五個分隊，每分隊包含三個班)是飛機(即是做得最好)，那個分隊，那一班是烏龜(烏龜跑得最慢，是笨木)，分給他們紅的飛機旗，和黑的烏龜旗。再過三天，說還可以努力把飛機旗丟去的。這樣，一個分隊或是一班里只要有一個人不努力，便可以影響到全分隊或班的飛機。自然而然地一班的人都會特別團結起來，互相勉勵了。兩星期後突擊結束的時候，由全隊舉行一次對突擊的檢討，大家在經驗中認識了突擊的意義，突擊對學習的幫助是如何偉大。第二天我們為了慶祝突擊的勝利，舉行聚餐，大家吃一次肉。

除了這種主要的學習生活在隊與隊之間，分隊之間，班間，和個人與個人有經常的競賽以外，還有種種課外活動的競賽，例如壁報競賽，唱歌競賽，演劇競賽和籃球排球競賽等等。

在這許多形式式的活動中間，沒有一個人會感到枯燥，鬆懈。我們是在緊張活潑中！尤其，活潑是隊公特有的校風，因為我們不似抗大是軍事學校需要嚴肅的紀律，我們上自校長主任，下至全校一千四百五十五同學，正像一個大家庭，彼此間是沒有一點隔膜的。在隊公整個範圍里，無論在河邊，在山頂，在密洞，在課堂(即是一片空場)，處處聽見歌聲，尤其是在每一個集合的機會(如在上課，講演會，遊藝晚會)，我們利用空閒的

時間作幾言人的合唱，循環不停地每個唱把自己唱得最拿手的歌拿出來給大家唱。我們十一隊的「黑龍江」和「海軍歌」是最受歡迎的。還有十四隊的女同志們的「送郎上前線」也時常被羣衆特別提出來要求。參加長征的健將主任來了，我們大衆一齊喊：「歡迎周主任唱歌！」「對嗎！」坐在那邊的幾百同志響應我們了。周主任在這種羣衆的要求下，也只得唱一唱他從西康蠻子那裏學來的蠻子調了。

總之，陝公是一個新作風新精神的學校，它也是在抗日前線上惟一的徹底實行的國防教育的學校。校歌上說：「……我們要爭取國防教育的模範，我們要鍛鍊成抗戰的骨幹，忠誠，團結，緊張，活潑，戰鬥的學習！」是一點也不錯的。可惜，它爲了經費的困難，以致同學們在這個環境里只有極短時期的訓練，（第一第二兩期都沒有達到預定的三個月訓練期限，而不得已提前畢業，分派工作了。）這樣畢業的同學，工作能力都不能培植得很好，對今天救亡前方後方工作上都是一個大的損失。但是既是在這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里，同學們所收穫的已是不少了，各方面使同學們實地練習工作，也充分的發揮了。在這個短時間里，每個同學聽到要畢業了，都是對陝公感覺到無限的愛戀，但是爲了抗戰中我們所擔負的更大的任務，我們不該留戀！我們要堅決地爲了更大的任務到工作中去繼續我們的學習。

成校長作的陝公畢業歌說：「這是時候了，同學們，該我們走上前線，我們沒有什麼掛牽，縱或有點兒留戀，學問總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鍛鍊，國難已經迫到了眉尖，誰有心意長期事蹟研？……我們要去打擊侵略者，怕什麼千難萬險……別了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線……」。現在第二期已經行過了畢業典禮，大多數同學的工作已經決定了，大家陸續的和可愛的陝公，可愛的延安作別，踏上抗日的征途。這幾天「畢業歌」

和「再見吧，在前線上」在學校唱的人特別多，歌聲也特別悠長悲壯，學校各處的標語，也改變了新內容，它們寫作：

「歡送畢業同學上前線！」

「我們要到工作中去學習！」

「千百萬的前方更在需要着我們！我們沒有留戀！」

「到敵人後方去打擊侵略者！」

對陝公的形形色色，我不能完全寫出，只把所見的一部分介紹給大家，誰想要更親切地瞭解陝北公學，他必須親自到陝公體驗一下才成。陝北公學向着每一個願意獻身于抗日救國事業的青年們，正熱烈地坦坦地伸出他的手！

### 編輯後記

每一期編成之後，要把這一期的文章，用說法雖異而意思相同的話向讀者介紹一下，這是編輯後記的體裁。「後記如儀」；這一類的話編者不想多說，因爲有文章在，讀者諸君一讀便知分曉。

編者應該向讀者報告的是：上期預告過本期發長老向先生的抗日千字，這期並未發表，原因是那篇東西現在還在修改中。要限定用一千字，寫一篇以抗日爲內容的四字韻文，本來是頗費斟酌的。

其次，編者想說一說本期的內容。本刊不能，也不想，完全成爲一個通俗文藝的刊物，不過每期發表一兩篇通俗文藝或關於通俗文藝的東西而已。順便說一說通俗：通俗應該是容易明白或容易爲一般人接受的意思，並不是「唯雅唯論」。通俗不一定要用舊形式，舊形式更不一定都是通俗的。譬如你作一篇抗敵賦，形式倒是舊的，却並不通俗。利用「通俗的」舊形式，誠然比較容易爲一般人接受，但是一種「舊形式不見得比新文藝容易寫，更不見得比「高雅的」舊形式容易寫。譬如寫一篇大鼓詞，不見得比寫一篇新小說或一篇賦更容易。截至現在，舊形式的通俗文藝產量還不算很多，原因恐怕就是在此。

編者利用這點篇幅寫了這麼幾句話，謂之編輯後記，乃是因爲編後寫成的，其實與本期內容無關。

# 漢口三戶圖書社出版新書

馮玉祥先生最近編著

詩歌近作集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抗戰前一年所作詩歌

抗戰詩歌集 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抗戰開始後所作詩歌

再版 訂正 不忘國仇問答 實價國幣一角二分

倭寇暴行的實錄

抗日的偉大民衆 實價國幣八角

民衆抗日的英勇事跡

五月出版 抗日的模範軍人 實價國幣一角一分

各戰場英勇抗戰軍人的事跡

五月出版 日本對在華外人的暴行 實價國幣八角

日本侵略中國，是要想拿中國作根據地來征服世界，所以在這次戰爭中，日本不斷的對在華外人施以侮辱和壓迫。這本小書所紀錄的，就是日寇欺辱在華外人的種種事實。

編輯人 何容

發行人 君文

通信處 武昌千家街四七號

地址：民生路統一街廿五號

發行所 漢口三戶圖書社

電話：三三五七二

印刷者 漢口三戶圖書印刷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 每期國幣八分

預定連郵費半年國幣九角四分

全年國幣壹元七角二分

## 廣告價目

- (一) 底封面每期全面五十元半面三十元
- (二) 底封面內全面四十元半面二十五元
- (三) 文字前後全面三十五元半面二十元四分之二十二元